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九〇四次會議

第十五年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六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904)	i
通過議程	i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秘書長關於實施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 S/4387，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 S/4405 及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決議案 S/4426 (S/4482 and Add.1-3) 的第四次報告書；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南斯拉夫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485)；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二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506)	i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零四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五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E. ORTONA (義大利)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錫蘭、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904)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秘書長關於實施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S/4387，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S/4405及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決議案S/4426 (S/4482 and Add. 1-3) 的第四次報告書；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南斯拉夫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485)；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二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506)。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秘書長關於實施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S/4387，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S/4405及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決議案S/4426 (S/4482 and Add. 1-3) 的第四次報告書；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南斯拉夫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485)；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二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506)

一. 主席：依照前此關於這個問題的會議的決定，我準備在理事會同意之下，邀請南斯拉夫、印度

尼西亞、迦納、幾內亞、摩洛哥、比利時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Mr. de Thier (比利時)，Mr. Nikoi (迦納)，Mr. Achkar (幾內亞)，Mr. Wirjopranoto (印度尼西亞)，Mr. Aboud (摩洛哥)，Mr. Ash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Mr. Vidić (南斯拉夫)應主席請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二. 主席：我想指出，關於這個問題昨天共有兩個決議草案提出，一個是美國代表提出的[S/4516]，另一個則是蘇聯代表提出的[S/4519]。

三. Sir Claude COREA (錫蘭)：我們在檢討安全理事會此次會議所面臨的問題的時候，心中不免有一種悲哀的感覺。從本理事會於七月十三日及十四日開會審議那時候獨立了才一個星期的剛果共和國的中央政府的呼籲到現在，時間還不到三個月。可是許多的變化便在這個期間發生了，而變化的迅速與多端簡直像一個萬花筒一樣，以致產生了一個祇見其模糊與混亂的局面。

四. 可是有一點卻十分清楚，本理事會應當始終認清，那就是安全理事會必須繼續努力下去。在七月十四日決議案[S/4387]通過的時候，本理事會所建議的協助很快地供給了。本理事會前已表示，理事會對於秘書長所完成的工作，深為欣感，因為秘書長組成了一支實力充足的聯合國軍，足以接管在剛果維持法律秩序與安全的工作並使那時尚在剛果的比利時軍隊可以撤退。

五. 可惜的是，秘書長和比利時代表雖然均曾對本理事會有言在先，說在八月二十九日午夜之前比利時戰鬪部隊定將全部撤出剛果，而到了指定的日期那個諾言卻沒有完全實踐，我們仍然不能確知剛果境內各地是否尚有比利時戰鬪部隊，如果有的話，數目究竟有多少。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因為縱然比利時軍隊的數目現在必已大為減少，理事會中人人皆知在通過三個決議案的那三次會議[第八七三次、第八七九次及第八八六次會議]上，理事會一致認為如欲保持剛果境內

的和平與法律秩序，最重要的事情即撤退比利時的軍隊。在那三次會議上大家曾經一再申明，撇開任何其他考慮不論，這些軍隊之留駐剛果，鼓勵了若干省內的反抗中央政府份子，且在剛果遭遇的諸多困難中，一個主要困難即傳聞由於這種鼓勵，某些反叛份子因得繼續反抗中央政府，使其不能在全國各地行使其合法權力，並使聯合國不能實施安全理事會通過的決議案。有人並且說，捨此之外無需旁求其他原因來說明何以現時困難叢生，致令共和國中央政府現在遭逢了憲法上的變局。

六．因此，我建議，同時也希望，比利時政府和秘書長能够儘早向我們保證比利時戰鬪部隊已全部撤出剛果共和國。在上一次會議中，我們討論了技術人員暫時留在 Kitona 基地直到秘書長能够設法從協力幫助聯合國的國家中得到技術人員來接替他們為止的問題。但是除了那些技術人員以外，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我願在此表明我支持先我發言並且也曾提出這個問題的那些代表的意見；這個問題的重要是不容忽視的。

七．從這裏我們便想到了安全理事會對於剛果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我以前已經說過，安全理事會認為剛果局勢是一個嚴重局勢，而且自始便認為如此，正因這個緣故所以理事會定下了若干指導原則，以便聯合國據以採取行動來應付剛果政府的請求。理事會之所以決定要定下那些指導原則，是因為它認為這個局勢不但從剛果本身的利益來看，而且從剛果發生的事情對於世界局勢，對於國際安全與世界和平的影響來看，都是很嚴重的。當我們從這方面來看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便不能忘記秘書長在我們的某次會議中說的既堅決、又聰明、讓我們常常記起的一番話。那時候他說，剛果問題是一個非洲和平的問題。我不是逐句逐字引徵他的話，但是我記得，他那時候說這個問題是“一個非洲和平的問題”，隨後又說，“我說的不是非洲和平，而是整個世界的和平”。

八．自從那句靈驗幾如預言的話說過之後，我們已由最近的發展看到了剛果的和平不但同非洲和平密切相關，而且同世界和平亦密切相關；因此我們實應切記安全理事會從前所通過的處理剛果局勢的行動方針，而且那時的剛果局勢還不像今日這樣困難，因為據我們從各方面聽到的消息，這個局勢已每下愈況，且在急劇惡化中，如不急圖挽救，便有嚴重的危險。

九．我們因此必須設法看看我們能不能繼續原先開始的行動，能不能採取並且重申那些對今日的

局面和對七月間安全理事會處理這個問題時的局面同樣適用的基本原則，所不同者不過是今日更其需要遵守那些基本原則罷了。談到這裏，我想請理事會注意一個事實，即在這個情勢上理事會所面臨的畢竟不是今日世界上集團與集團之間或國與國間存在着的那種糾紛。這種糾紛之存在不幸乃一事實，而且也是我們此時此地沒有辦法的事情。我所要強調的和我要請理事會注意的問題，是在剛果問題上我們應不應該在這次會議中採取我們在七月十三及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所採取的那種態度，把世界上的政治糾紛與政治角逐置諸腦後，同心協力來解決這個關涉這個新近獨立的國家的問題。

一〇．我相信除非我們以同樣精神來處理這個問題，除非我們以同樣決心放棄起於他種考慮的成見，否則便難以找到一個解決辦法。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兩個處置這個問題的辦法。我們有美國代表提出的決議草案[S/4516]，又有蘇聯代表提出的決議草案[S/4519]。這兩個草案彼此完全不同，強調了不同的方面，可是我們相信二者的目的都是要各以其道，從不同的出發點，在剛果達到同一的結果。我所想要提出的一點是這兩個觀點必須在這裏得到調和，而且除非作到這一點，否則我們便難以找到一個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一一．剛果的困難不但可以用那種辦法解決，而且也可以用認清現實——認清秘書長第四次報告書中所說的目前局面的種種現實情況，來解決。其中一個現實是在聯合國設法幫助剛果共和國的這個短短時期中便產生了不少的混亂不定以及安全理事會努力之不能見諸實施。本人前已說過，在此期間的確作了不少的工作。一大批軍隊調集起來了，經濟幫助已在可能範圍內供給了。但是在這幾月中，對於現有的困難究竟還沒有能够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原因在那裏呢？能不能找到一個補救辦法呢？

一二．我想造成這個局面的一個原因是剛果自己的個別領袖還不能互相諒解，互相合作以謀國家的利益。關於此事，我們前已屢向剛果的領袖們呼籲，勸他們彼此團結合作，以保全國的和平、秩序與良好的政治。這一點至今尚未達到，傾軋與衝突反而與日俱增。這當然便是剛果局勢所以惡化了的原因之一。

一三．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我想順便一提，以便在我們重新努力的時候可以對它加以注意。不但今天而且在前此會議中，我都已經說過，我們對於聯合國的

努力和對於秘書長及其屬下那些才能超卓的人員所作的工作始終讚美無已。我無需重述這些讚揚的話，但是我要向他們保證我們仍然很感激他們。不過呢，在回望過去這一段時間的時候，我們有時候便不免因為某些錯誤而感不安，這些錯誤，我想，是應該設法改正的。

一四．我在前一次已經說過，規模這樣大的行動原是難免不發生錯誤的。但是如果有了錯誤的話，那麼就應當努力予以改正。有一件需要加以注意並且設法改正的事情是外間合格的時評家與觀察家有一普遍的觀感，這種觀感是否有當姑且不論，不過他們大都認為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與聯合國統帥部之間彼此一直沒有能夠建立必要的合作。

一五．代表這種想法的個別例子隨處可見，不待尋求。不幸，像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倫敦泰晤士報及以前稱為曼徹斯特導報，現在改稱導報等有名望的報紙也都刊有報導，其中肯定地說聯合國不是偏袒一方，便是支持某一種特別的行動方針。

一六．這是我們不相信的，因為聯合國的工作自始便是我們親眼看見的。但是我們必須設法不要讓這種關於聯合國工作的說法傳播開去。聯合國的工作係以完全公平不偏為基礎，正因如此，所以我們在所有這些決議案中無不列有一項規定，禁止聯合國過問或被用來影響那個國家在憲法上或其他方面的內部衝突。我們應當特別注意此事。如有引起這種批評的理由的話，那麼就應當設法把它消除。

一七．我們所需要的是聯合國繼續努力下去。因此任何決議草案，凡是要繼續這種努力，凡是想充分實現安全理事會在以前的決議案中定下的那些目標者，我們都願支持。但是單靠這還不够。我想現在到了必須另外採取一些行動的時候了。突尼西亞代表[第九〇一次會議]已經談到了這一點，因此我無需詳為申論。記得我們是在九月九日被召集來舉行緊急會議，審議剛果的嚴重情勢的，而直到現在我們還在努力尋找一個答案。因此，我無需再來詳談此事，耽誤理事會的時間，我祇想着重聲明我也完全認為時至今日應當及早成立一個斡旋委員會，設法與剛果的領袖解決他們的政治困難。我們依據我們的決議案執行的工作可以而且也應當更加努力地繼續進行下去，但是當剛果政治家們顯然在互相傾軋鬭爭的時候，我們便應當設法幫助他們就他們現時爭執不決的憲法問題及他種問題達到協議。

一八．就政治演進而言，他們還很年青；如我所說，不過三個月而已。我們不能夠讓他們自己獨力去尋求達到這種協議的辦法。他們自然會找到辦法的，但是這時候完全讓他們獨自去想法太危險了。安全理事會除了通過我們的決議案所作的工作之外，還應當以適當的方法自聯合國選派一批人去幫助他們。這批人的工作不是進行調查，不是擬具報告，而是單單設法幫助剛果人解決他們的政治困難。

一九．由於秘書長自己在他的報告書中要求設置一個財政協助基金——我們完全贊同他這一項要求——的時候[S/4482，第六段]所說的話，這件事更其見得十分重要。秘書長自己說得很對，他要我們注意：如果剛果人民的領袖不合作，同時在那個地方沒有維持法律秩序的可能的話，那麼即使供給財政協助也不會有多大用處。這兩件事情因此必須結合起來。我們是準備贊成設置一個基金的。也許整個聯合國都願支持這個呼籲，重建剛果所需的款項可以源源而來，使秘書長所說面臨剛果的財政破產不致發生。

二〇．但是，如果我們要想作到這一點，我們便非同時設法恢復法律秩序不可，非使剛果的人民皆願通力合作，一致支持這項努力不可。秘書長在他的報告書中主張我們大可勸促剛果人民克服這些困難，彼此精誠合作，以便法律秩序可以建立起來，全國到處呈現和衷共濟的氣象。我們在這些決議案中已經說了這樣的話，但是我們知道，單單勸告，單是一紙決議，是不够的。我們想要多作一點事情；這正是我們所以提出這個建議的原因。這個建議不含批評任何人或作甚麼新奇事情的意思。這是一個建設性的建議，旨在使剛果人民能夠團結起來，旨在利用商談的方式在那一國的政治家中間作一番勸導的工作，使他們幡然醒悟，協力同心來支持安全理事會的努力和秘書長及其屬員在這方面所作的工作。

二一．這不可能是單靠一方努力的事情。除非在聯合國一方與代表剛果人民的領袖那一方之間有最完全的互信與合作，這件事便無法辦到。試看過去數月的事態演進，便知道此種互信與合作的缺乏正是最大的困難之一。因此我想那兩位提出了決議草案的代表很可以考慮一下這個建議，看看他們能否在他們的決議草案中增列從事這項努力的規定。

二二．至於設立基金問題，我祇須說，經過了充分考慮之後，我們覺得財政協助應當通過聯合國來提供。我想我們覺得這個辦法勝過蘇聯代表建議的辦

法。蘇聯代表的決議草案似乎主張財政協助應由各個國家逕向剛果共和國提供。任何人向剛果共和國提供財政協助，自然是無法非難的事，但是既然安全理事會已經一致同意向剛果提供協助，而此種協助復經大家一致建議通過聯合國來提供，因此我們認為此時應採取的途徑就是支持聯合國在財政方面的努力。

二三．爲了這個理由，我們不準備接受蘇聯關於供給此項財政協助的辦法所提出的建議。

二四．最後，我要懇請這兩個代表團考慮在這個問題上可否像過去三次一樣，再度採取一個一致的方針，我主張如果必要的話，我們應當找到另一種措辭方法。我相信理事會定能找到一種措辭方法，把這兩個決議草案合併起來，以便使我們在剛果的工作得以一種可以嘉惠剛果人民的方式進行下去。

二五．主席：請美國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二六．Mr. BARCO(美利堅合衆國)：我想要行使我的答辯權。

二七．我對於錫蘭代表十分敬佩，可是不得不就他在今天上午演講中所說的一句話，表示一點意見。我相信他說的是：美國及蘇聯提出的決議草案雖然彼此很不相同，可是它們都是要達到同一目標。美國但願它能够相信這句話。

二八．蘇聯的決議草案的規定以及蘇聯代表的陳述，分明指向一個十分不同的結論。蘇聯的言論，無論是在理事會內發表的也好，在理事會外發表的也好，對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處處加以攻擊。他們攻擊了秘書長，攻擊了聯合國統帥部，也攻擊了聯合國軍的行動。

二九．我們對於這種攻擊的反應是很鮮明的。美國，正如錫蘭代表和理事會多數理事一樣，主張繼續聯合國在剛果的努力。蘇聯代表分明表示蘇聯不贊成這個主張。問題就在這裏，非毅然正視它不可。事實上這便是本組織如想繼續成爲一個有效的和平工具便決不能妥協的大問題。

三〇．主席：蘇聯代表想要行使他的答辯權，現在請他發言。

三一．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我也想就美國代表剛才發表的意見行使我的答辯權。我昨天說了而且今天可以再說，自我們開始審議剛果問題起，蘇聯便提供了它的合作，以便擬成一個保證聯合國能够有效參與這個嚴重問題的解決的決議

案，蘇聯代表團曾投票贊成而且仍然繼續支持安全理事會通過的那些確定聯合國爲解決這個問題所作努力應採取的方向的決議案。

三二．因此，美國代表所說蘇聯已經表明它不願以聯合國爲解決剛果問題的有效工具一點，絕對違背事實，祇是一派顯明的假話。

三三．我在我上次會議中發表的陳述裏，很清楚地證明了美國代表提出的這個決議草案乖離了七月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S/4387, S/4405, S/4426]內所核定的路線；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够回答我對這個決議草案所作的批評。現在的問題不是聯合國應不應當繼續出力解決這個嚴重的舉世關懷的問題；而是如何確保安全理事會通過的那些決議案得到妥善的執行，如何免除秘書長及聯合國統帥部在實際實施那些決議案時所發生的而且不幸現在仍然發生的那種誤解與偏差。

三四．如果美國以七月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通過的決議案爲其立場的根據，它就不應當反對蘇聯所提出的決議草案了，因爲蘇聯提出的決議草案清清楚楚地說要繼續執行已通過的決議案及改正在實施那些決議案的過程中所犯的錯誤。說到錯誤，讓我附帶說一句，那是錫蘭代表也提到了的。

三五．這便是我對美國代表的意見所要發表的一項簡短聲明。

三六．Mr. LEWANDOWSKI (波蘭)：自從安全理事會以剛果共和國政府請求供給軍事協助以便抵擋比利時的軍事干涉及抵擋殖民主義者威脅那個新起共和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的行動，因而採取行動以來，兩個月已經過去了。可是聯合國爲響應此項請求而定的在剛果採取行動的目標，至今尚未實現。局勢甚且於最近剛果發生的可慮事件之後，有了確然的惡化。

三七．據我們看來，七月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安全理事會通過的決議案之所以未能實施，共有兩個原因。

三八．第一個是比利時政府拒不遵從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把干涉軍隊退出剛果。從秘書長與比利時政府間的往還函電，可知後者仍想在剛果共和國遂行其軍事干涉與侵略的政策，或者公開地，或者假托所謂技術軍事人員的名目，在那裏維持它的軍隊。比利時在剛果共和國的干涉行動現在似乎取了新的、然而同樣危險的方式。卡坦加省的那些反叛份子，自始便是

比利時軍官組織起來並且受他們指揮的，現在則得到從比利時運來的武器彈藥的接濟。

三九、比利時政府的這個政策已經造成了剛果共和國領土完整的破裂。實際上，卡坦加省已完全同剛果的其餘部分分開，變成了進一部割裂那個國家的準備中心。

四〇、殖民主義者把運輸工具與武器供給了另一叛徒 Kalonji，他像 Tshombé 一樣，用了殖民主義者的軍事協助與支持，來進行反叛剛果共和國的活動。

四一、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所以未能實施的第二個原因，言之可歎，是因為那些奉命負責辦理對剛果政府的軍事與他種協助的人執行那些決議案的方式。讓我拿我們從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報告書中收集的事實來證實這句話。

四二、我們怎樣也找不到一點線索，證明那些負責實施理事會決議的人曾經努力去確保及恢復剛果的領土完整。聯合國軍隊在一個月前開到了卡坦加，但是他們之在那一省卻沒有阻止殖民主義者在那裏建立起一座與剛果共和國為敵的軍事堡壘。聯合國之在卡坦加省已被人用為一個擋箭牌，阻撓剛果共和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依照剛果人民的願望教那一省回到共和國懷抱的努力，豈不是很明顯的事情嗎？

四三、秘書長對於剛果中央政府為確保該國領土完整而作的努力，拒不予以幫助，他的藉口是要是幫助的話，就會構成對該國內政的干涉。這種說法所根據的乃是秘書長對八月九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第四段所作的解釋，載於秘書長第二次報告書補遺六的備忘錄中[S/4417/Add.6]。

四四、正如我們在八月八日及八月二十一日〔第八八六次及第八八九次會議〕已經說過了，我們同意對於剛果共和國的內部衝突，倘若那些衝突或糾紛真是內部問題的話，聯合國是不應當干涉的。但是，卡坦加省的情形在過去以至現在，都不是如此。在卡坦加，比利時軍隊組織而且支持了 Tshombé 的叛變，現在則仍在用武器、作戰物資及比利時軍隊的軍官幫助它。在這種情形下，拒不供給中央政府為了恢復剛果共和國全境的法律秩序，確保國家領土的完整而要求的協助，就等於間接支持殖民主義者的干涉和直接默許比利時人鼓動起來的對於共和國政府的反抗。所謂憲法衝突云云的話都完全不相干。理由很簡單：卡坦加的叛變是一個或數個外來殖民主義國家組織起來的，是受了它們的幫助的。

四五、現在我想研究一下九月九日秘書長為了回答南斯拉夫代表的聲明而發表的陳述。

四六、秘書長在談到他自己對八月九日決議案第四段的解釋的時候說：“這是我作了的事情，而我的解釋事實上還在本理事會後來的一次會議中經過了討論，結果沒有通過任何新的決議案。我從後來那次會議所得的結論是我的解釋為理事會多數所贊成”〔第八九六次會議，第一五四段。〕讓我斗膽說一句話：既然在秘書長說的那次會議〔第八八九次會議〕理事會沒有表決任何決議案，所以那次會議是以理事會沒有任何決議而散的。波蘭代表團不覺得須負沒有決議的責任。

四七、我們要表示我們深深感到不安的是，秘書長聲稱他的解釋——他以此種解釋為影響遠大的行動的根據——為理事會多數所贊成，而實則理事會並沒有在這方面通過任何決議。這要是一個將來準備沿用的慣例的話，就會導至理事會權利的廢止，因而走到與憲章完全背馳的境地。這實在是一條十分危險的道路。

四八、對於八月九日決議案第五段的解釋也是如此。這使我直接連想到剛果共和國政府執行它自己的內政、外交政策，不受任何限制或干涉的權利問題。我們堅決相信，任何人，不論是秘書長、安全理事會或聯合國的任何別一機關，或是任何國家或政府，都不能限制剛果共和國政府的主權。剛果政府之向聯合國申請協助和安全理事會之採取供給那項協助的決議，並沒有限制那個政府依其自己的願望與政策來辦理其國際關係的主權；那個請求和那些決議也沒有廢除他國辦理其與剛果共和國的關係的權利。對剛果共和國供給協助的問題也是如此，特別是因為有時候秘書長曾經不顧理事會以前通過的決議案，拒不供給那種協助。

四九、我剛才討論的問題令我順勢談到美國代表團提出的決議草案[S/4516]所牽涉的問題。施行美國代表團所主張的那種限制，不但干犯剛果獨立國以其認為正當的方式來處理其與他國的關係的權利，事實上還等於制裁一個需要協助而不應受責罰的國家。固然這個決議草案規定給剛果以某種財政協助，但是此項協助的附帶條件的定法卻全不顧及那個政府的合法權利。我國代表團認為這個辦法和那個獨立國的主權完全不相容。

五〇、我已經說過，據我們的意見，拒不給予剛果共和國以有效的協助，事實上即等於干涉那個國家的內政。不幸，這種干涉並不限於消極的不行為：現

在還採取了積極行為的方式。剛果的聯合國軍統帥部未經安全理事會授權，居然不許剛果政府使用該國的飛機場，佔據了無線電臺，從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切斷了當局與居民之間的聯繫，甚至還威脅了剛果總理的安全。這要是聯合國軍統帥部對於求助於聯合國的那個政府所應供給的協助的話，那麼，我實不得不大聲說，本理事會的決議案的整個意思已不可原諒地被人曲解了。

五一．在雷堡市發生的近事清楚地證明了聯合國軍統帥部採取的措施是爲了誰的利益。現在大家完全明白那些措施幫助了一個反叛政府的成立，這個政府想廢除剛果的合法政府，即那個由剛果民選議會的上、下院多次投的信任票證明深得剛果人民及議會擁護的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反叛份子一旦抬頭，聯合國軍統帥部便把電臺交給它們，於是前幾天反叛份子就用了它來向居民發出煽動叛變的呼籲。這樣，合法政府的首長被嚴厲禁止的事情，反叛份子倒可以爲所欲爲了。聯合國軍統帥部的這種行徑是無法爲之辯護的。我國代表團因此懷疑聯合國大公無私的名譽這時候怎能不受損害。

五二．自我們起始辯論剛果問題以來便反對剛果統一的那些人，現在正想修改理事會以前關於幫助剛果中央政府恢復及維持剛果共和國的領土完整與法律秩序的決議。美國代表團所提出的決議草案便證實了這一點。決議草案的第三段對中央政府一字不提，卻把向合法政府作戰的反叛份子陞到了與之平等的地位。一讀草案的案文，便無法不感覺其中所說的協助——其分配全憑秘書長一人的好惡——決不是準備用來支持中央政府的。這豈不是和安全理事會歷來通過的決議案的文字與精神相悖嗎？美國代表團提出的決議草案顯然是想修改那些決議案，因此波蘭代表團定將投票反對這種企圖。

五三．現在我想談一談錫蘭代表今天發表的陳述。我完全贊同他的判斷與意見，也認爲聯合國統帥部和其他負責實施我們以前的決議案的人員犯了錯誤並有乖離那些決議案的地方。我也和他一樣，認爲那些錯誤必須改正，而這便是我們此次會議所應當作的事。可是，我礙難贊同他的提議，即我們考慮可否設置一個特別委員會或機關來解決或幫助解決剛果內部的糾紛。

五四．就波蘭代表團而言，問題十分明顯。剛果共和國有一個合法政府。有些勢力反對那個政府。第

一個反對信號是卡坦加反叛份子的卑劣宣言和那個省之脫離剛果共和國。隨後就有了把這種分裂國家與反對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政策推行到別的省份去的企圖；例如在 Kasai，另一個叛徒 Kalonji 便在比利時人和 Tshombé 支持之下，建立了統治，企圖把那個省同剛果共和國分開。

五五．故對於安全理事會來說，問題是要反對那種企圖，支持我們在通過那三個理事會決議案的辯論中決定了要支持協助的中央政府。如果我們在我們辯論的現階段，考慮設立另一機關，從承認剛果境內有地位平等的幾個衝突當事者的出發點去處理剛果的當前局面的話，第一，那無疑地便是修改我們先前支持協助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決議，第二，那就要加重混亂，使剛果共和國的內部衝突繼續下去，不能停止。

五六．聯合國在剛果的工作竟造成違背剛果人民與政府的願望的局面，這一定是在甚麼地方根本上錯了。假若我們閉起眼睛，不看這種勢將演成剛果被聯合國實際佔領的發展，我們就會危害那個國家達到穩定與和平發展的一切可能，這豈不是很明顯的嗎？我們應該容許這種即令不是破壞，也是乖離本組織的原則與宗旨的事情嗎？

五七．這種事態演進爲殖民主義國家所支持。我們自始便提出警告謂帝國主義企圖在剛果重建殖民政權，此事如不可能，它們要把那個國家拖到殖民主義國家勢力範圍以內。我們曾警告新殖民主義的危險，並謂受其威脅的不獨是年青的剛果共和國而已。要緊的不是殖民主義勢力來自何方。真正要緊的不是殖民主義勢力的中心從一個殖民主義國家的國都移到另一殖民主義國家的國都。重要的也不是那些不能抵擋剛果境內要求充分獨立的重大壓力的人要被另外一批手段較新、較爲高明的人所代替。其最後結果仍將是一樣的。

五八．那些主張容許聯合國統帥部的行動方向繼續下去的人將難辭把剛果共和國投入慘酷的混亂，投入後果遠不限於剛果國境以內的猛烈鬭爭的嚴重責任。波蘭代表團不願承擔這個責任，因斷不能接受美國決議草案內所載聯合國軍統帥部應當本着前此的精神繼續進行它的活動的提案。在這種情形下，無怪有些提供了軍隊的國家已在考慮把它們的軍隊從聯合國軍中撤出了。

五九．現在我想一論九月十四日秘書長關於波蘭所說的話。我在我們前一次會議中我國代表團說的話

之外不欲再加一詞，鑒於最近剛果發生的事情，也不欲再加一詞。

六〇．在非洲，時代變了；這時候如果還要去阻擋那股要從殖民統治與勢力之下解放出來的洪流，去同非洲人民爭取充分獨立與主權的鬭爭作對，那真是罪不可赦了。我認爲聯合國可以而且應該在剛果擔起積極的任務，但是要是聯合國在剛果的活動竟使於急難之中求助於本組織的政府被人推翻的話，那便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六一．波蘭代表團因此認爲現在必須立即採取有力措施來終止聯合國軍統帥部的專橫行動。安全理事會於七月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通過的決議案應當爲一切有關方面所充分實施與遵行。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應有在共和國全部領土內行使其主權的充分可能。迄今爲聯合國軍佔據並被反叛份子利用的機場與電臺應當立即歸還合法的所有者。蘇聯代表團提出的決議草案[S/4519]即規定了這些措施。波蘭代表團完全支持那個決議草案並將投票贊成那個草案，因爲它相信這個行動方向，即充分實施與恪守我們以前的決議並且協助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乃是安全理事會應該採取的唯一正當行動方向。

六二．我們現有剛果共和國總理的一項緊急要求[S/4507]，要我們對他的政府供給協助，使其得以恢復全國的和平、法律秩序、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我國代表團認爲依照安全理事會前此通過的決議案的精神與文字，應該立即給這個要求以一個同情的答覆。

六三．剛果情勢十分嚴重，實已不待辯白。此事不但關係着那個年青國家的獨立與前途發展，也關係着聯合國的威望和人們對它的信心。波蘭代表團希望安全理事會在我們辯論的現階段擔起它的責任與義務。

六四．**主席**：秘書長想要行使他的答辯權。現在請他發言。

六五．**秘書長**：我相信要是我爲了紀錄的關係，作一些說明的話，波蘭代表是定會了解我的。我還想供給理事會各位理事一些另外的情報。

六六．首先讓我就關於卡坦加的辯論略作一言，關於那次辯論我在前天答覆南斯拉夫代表的時候[第八九六次會議]已曾談到了。各位理事想必記得，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我對安全理事會交給我的任務作了一種解釋。對於那個解釋，剛果共和國的總理表示了異議，而且他的發言人還在這裏表示了異議。沒有一

個代表團接受那項異議[第八八七次會議]。當時理事會上只有一個決議草案[S/4453]，那個草案涉及的是另一個問題：派一隊觀察員到剛果的問題。甚至那個決議草案後來也被撤回了[第八八九次會議]。

六七．我自然要讓理事會及理事會各位理事去解釋這個局面從議會慣例上說，它的意義是甚麼，它的法律後果是甚麼。我有我的解釋；但是，我要再說一遍，對於發生的一切，顯然須由理事會自己去解釋。

六八．波蘭代表團說有了違背決議案拒不供給協助的事情。這件事他沒有細說。他沒有舉出任何例子，因此我難以說明如果真有此事的話，我們的動機是甚麼。不過我可以猜想他或許心中想到有一兩次剛果政府要求協助而被拒絕的事情，但是那是因爲他們的要求有悖於理事會的決議案，我不相信波蘭代表或理事會另外任何一位理事竟會要我讓剛果政府壓倒安全理事會的決議。

六九．我沒有理由，甚至也沒有權對理事會上任何一個決議草案作任何的評論，但是波蘭代表提到美國決議草案中的一點時，事實上提出了一個我在第四次報告書[S/4482]中已經提出的問題。那就是經濟協助的所謂條件的問題。讓我用一個簡單的問題作答：波蘭代表當真相信無需捐款國家確知對於款項的使用有一定的管制辦法，我們便能夠勸募得來自動捐款嗎？

七〇．其次我要談一談過去已經說了幾次而我現在在不得不再說一說的一點。如果我了解得不錯，聽得不錯的話，波蘭代表說我們把無線電臺交給了叛黨。據我的特派代表九月十一日來電[S/4505/Add.1]說，對於電臺的控制是基於參議院副院長及衆議院院長的宣言放棄了的。那個宣言說：“議會行將負起監督廣播之責並將採取措施確保這個電臺不得用以擾亂和平及公共秩序”。

七一．如果定要說這是把電臺交給誰的話，那麼這是把它交給以 Mr. Kasongo 和 Mr. Okito 爲代表的議會；我不相信波蘭代表把他們看作叛徒。

七二．另一件事情因爲它被提出的措辭的關係，難於給一個適當的回答。這便是據說聯合國軍威脅了剛果總理的安全的事。也許波蘭代表心中指的是上星期日發生的一個事件，那時候剛果總理，違背了他的諾言，親自帶了若干兵士來到了電臺，那些兵士並曾拔槍威脅我方人員。無論如何，我想我們可以撇開那件事不談，注意一下後來在昨天發生的一件有趣的事情，

即正是那班在此地受了批評的聯合國軍隊救了——我敢說——剛果總理的性命。大家知道，這件事發生在利奧波兵營。

七三．現在我想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我剛才收到的 **President Kasavubu** 的一封電報，這封電報對於公平不偏問題及對於威脅總理或他人的生命的問題都有關係，都很有關係。這封電報因係出自總統之手，自將作為一個文件分發，不過我想在這裏把它念一遍；但因尚無譯文，恕我照法文念。這封電報全文如下：¹

“本人謹對聯合國干涉剛果內政，尤其司法事務之行為提出嚴重之抗議。前總理 **Lumumba** 頃已被剛果軍根據檢察官長依法頒發之逮捕狀予以逮捕，但聯合國軍中之迦納軍隊竟擅加阻攔，不讓剛果軍將其送交審判官。”

我想有些理事也許就要說了：“看哪，現在當真有了一個‘干涉內政’的例子！”連 **President Kasavubu** 現在也這麼說了。

七四．因此我想從 **Ambassador Dayal** 的報告書中摘引一段來結束我這次的發言。**Ambassador Dayal** 是在八天前開始任職的；他不負任職以前發生的事情的責任。我們大家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富有獨立精神的人，如果他不贊成他的前任所採的行動的話，我們定已毫不遲疑地改弦易轍了。這是他說的話：

“聯合國在這裏的工作是幫助而不是干涉，是供獻意見而不是發號施令，是和解而不是偏袒某方——這一點早經辨明，不知多少次了。我們站在超然地位，始終謹守不渝。任何立場倘有被視為干涉行為的絲毫可能，我們也拒不採取。但是不於必要時採取具體行動則維持法律秩序的義務又怎能履行呢？這便是我們天天遇到而尚未解決的問題。聯合國軍雖然受了無數的挑逗與窘辱，從沒有在全國任何地方或場合使用武力，這實是他們的莫大光榮。”

七五．在這種情形下，復鑒於上述我敢說是公平可靠的證詞，豈不是大可不必說甚麼我們的措施意在幫助這個或那個的利益啦，不合及有悖於聯合國自己的宗旨啦一類話了嗎？

七六．**蔣先生**（中國）：一個新近獨立的國家對於它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甚至比別的國家還要敏感，是很自然也很常見的事情。我國代表團很能了解

剛果共和國對於它的獨立與完整的憂慮。我們也很明白何以別的非洲國家對於此事深感關切。我相信安全理事會應該設法使這方面沒有任何疑慮的餘地。如果憲章中的有關規定和我們先前通過的決議案還不夠的話，我倒贊成在我們將來通過的任何一個新決議案中都要有一段表明安全理事會決心維護剛果共和國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案文。這樣重申前言，再予保證的話可能收到良好的重要的效果。

七七．本人此次發言之所以開宗明義便強調剛果的獨立與完整，是因為這便是我國政府在剛果問題上信守的基本原則。我國政府訓令我在這裏維護剛果共和國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我國政府命我反對在剛果維持或恢復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制度的企圖。

七八．申明了這個一般原則之後，我現在準備來討論若干個別的問題。關於秘書長第四次報告書的辯論是在九月十四日星期三晚上以蘇聯代表那篇陳述〔第九〇一次會議〕開始的。那是一篇駭人聽聞的陳述。它聲稱某些北約盟國定下了一個把一種集體殖民主義加之於剛果共和國的陰謀，秘書長讓他自己被人用做了執行這個陰謀的掩護或工具。我國代表團認為這個控告純屬無稽之談，而且是連下等的小說傳奇也不如的無稽之談。秘書長已經答覆了那項控告。北約國家出席本理事會的三位代表也都先我參加了這項辯論。因此我無需再就蘇聯的控告有所爭辯。我只想提出兩點意見。

七九．第一，我國代表團沒有找到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有這麼一個要把殖民主義加之於剛果的陰謀。我們所有的證據，證明事實與此恰恰相反，換句話說，證明的是一種幫助剛果共和國的願望。第二，至於秘書長，我敢說要在今日世界上的政治人物中找到一個比 **Mr. Dag Hammarskjöld** 還要反對殖民主義，還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人，恐怕還不太容易哩。

八〇．蘇聯對北約國家及對秘書長的誣告純粹是宣傳，用意十分惡毒，其目的無非是要鋪平道路以便在非洲建立一個蘇維埃帝國。

八一．四十年前，蘇聯的奸細來到了中國，告訴中國人民說蘇聯是中國在世界上的唯一友邦。在這四十年中，所謂“中國的唯一友邦”的蘇聯給予我國的禍害比我們從所有敵國遭受之害加起來還要多。今天，非洲人民眼見東歐及東亞國家的悲哀境遇，我相信，是決不會再上蘇聯的當的。

¹ 英文譯本嗣編為文件 S/4520 分發。

八二．現在我想談一談我們在剛果應當進行的具體建設性工作。本理事會此時必須回答兩個問題：聯合國能够替剛果共和國作些甚麼事情？聯合國怎樣才可以作到這些事情？

八三．我國代表團相信七月十四日、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的理事會決議案已經受了時間與經驗的考驗。儘管我知道現在剛果的局勢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七月間還要壞，可是我還要這樣說。也許我們中間有人在七月間把剛果的局面看得過分簡單了。也許我們那時候低估了可能發生的困難。但是，我們同時必須知道，如果沒有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剛果局勢，無論其國內及國際方面，必已到了不堪想像的地步。我們遇到了意外的困難，而且今後大概還要遭遇困難。我們不應因此便住手；相反地，正因這個理由我們更應當努力繼續進行我們在先前決議案中確定了的工作。

八四．第二，我國代表團贊成對剛果共和國供給財政協助。我不是不知道法蘭西代表關於這一點所作的保留〔第九〇三次會議〕。秘書長在其報告書中所策劃的那種財政協助在聯合國業務上自然是一個創舉。它也可能引致將來的糾葛。但是我們面臨了一個極不得已的局面。如果我們不對剛果共和國供給秘書長所建議的最低限度的預算協助的話，局勢定將惡化，甚至會惡化到不能挽救的地步。我們如不供給財政協助，就會加深剛果人民的災難。我們此時如不供給協助，也可能會加重聯合國將來的負擔。

八五．我很高興看見錫蘭代表不但贊成給剛果共和國以財政協助，並且主張此種協助通過聯合國來供給。我國代表團反對個別政府直接向剛果供給協助。我們相信這種直接的片面協助適與聯合國方案的宗旨背道而馳，這個宗旨就是要將剛果劃出於國際角逐與衝突的場所以外。

八六．第三，我在上面關於財政協助問題所說的話同樣適用於人員、物資與裝配上的協助。據我們的意見，理事會應當重申這個反對片面協助的立場。

八七．第四，我們必須清清楚楚表明我們對於剛果內部政治與憲法衝突的立場。對於我國代表團，而且我相信對於在座任何別一國代表團來說，聯合國之不應捲入剛果內部權力之爭與憲法解釋之爭，是絕對不成問題的。所有這些問題都必須讓剛果人民自己去解決，聯合國對爭奪政權的各派和對於任何一個方案都不應偏袒。

八八．聯合國在道義上不得不運用它的影響以便這些政治及憲法問題得到和平的解決；這是我們在這方面至多也是至少應做的事情。但是至於我們的決議案中究竟應否有一個和平解決的呼籲，我心中不免有些疑問。剛果的領袖定皆知道和平的可貴，明瞭內戰必須以生命財產付出可怕的代價；我相信就個人而言，他們一定是人人都盼望有一和平解決的，但是在這種情形下因為限於環境，常常個別領袖是幾乎無可奈何的。我之懷疑應否作一和平解決的正式呼籲並非是因為我不贊成這種和平呼籲；我已經表明了我是贊成這種呼籲的。我祇是恐怕這種呼籲會引起疑惑及誤解，可能於事沒有實際裨益。

八九．這是我國代表團主張的幾點。我們對剛果人民抱了最熱誠的友情。我們祝他們締造成功一個新的獨立的剛果，而且我們認為聯合國定能循着這個方針給予他們以大量及急需的真正幫助。

九〇．主席：錫蘭代表想要行使他的答辯權，現在請他發言。

九一．Sir Claude COREA(錫蘭)：主席，謝謝您給我少許的時間來回答美國代表論到我早先演講中的一段時所說的話。我不願留下任何啓人疑竇的餘地。我想把我國代表團的立場說得十分明白。

九二．我要多謝美國代表提起這個問題，因為這樣一來我就可以有一個機會把事情講明，不容再有懷疑。我準備從美國代表的講詞中引徵這樣短短一句。在談到我的時候，他說：“我相信他說的是：美國及蘇聯提出的決議草案雖然彼此很不相同，它們都是要達到同一的目標的。”〔上文第二七段。〕

九三．唯一的困難是他引用我的話引用得不完全，故不能正確地代表我想說的和我實際說的話。因此我要引用我自己說的話，我想這樣一來，不用解釋，事情就解決了。這是我當時說的話：

“我相信除非我們以同樣精神來處理這個問題，除非我們以同樣決心放棄起於他種考慮的成見，否則便難以找到一個解決辦法。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兩個處置這個問題的辦法。我們有美國代表提出的決議草案〔S/4516〕，又有蘇聯代表提出的決議草案〔S/4519〕。”

下面這一句最為重要：

“這兩個草案彼此完全不同，強調了不同的方面，可是我們相信二者的目的都是要各以其道，從不同的出發點，在剛果達到同一的結果。”〔上文第一〇段。〕

九四．這是我要想着重說明的。我承認這兩個決議草案彼此迥然不同；那是十分顯然的。當我說它們都有一共同目的的時候，我分明說了那個目的便是它們都要各以其道，從不同的出發點，在剛果達到同一的結果。我想要把那一點講得十分明白，即我心中指的正是那兩位代表所說的那兩種觀點的分別。我自然不打算評斷蘇美兩國代表所說的話和他們的互相攻擊究竟誰是誰非。我沒有考究那個問題。我的用意是想要指出他們每人都是想要依照他自己的辦法和他自己的想法，來解決這個剛果問題。我們的責任是選擇我們所喜歡的辦法。

九五．Mr. BARCO(美利堅合衆國)：我謝謝錫蘭代表的解釋，但是可惜他的解釋雖然令我甚爲感激，對我卻沒有很大的幫助。問題是——我想我今早說的話仍然是一個正確的解釋——據我和美國的意見，蘇聯代表已經說得十分明白，他所追求的結果無論和美國，或是錫蘭代表，或是安全理事會所追求的結果都不相同。我想這是很明顯的。這是我早上的陳述的主旨，而關於這一點我恐怕我與錫蘭代表的意見未能相合。

九六．Sir Claude COREA(錫蘭)：我謝謝美國代表，但是我想我只能說，“讓我們同意我們意見不同好了”。

九七．主席：我提議理事會應當散會，到午後三時再開會。

午後一時十分散會